乡村社会的另一种“凸显”
——基于抖音短视频的思考

李红艳 冉学平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从抖音短视频的视角，对乡村社会的另一种“凸显”的思考，是建立在以人与媒介之间关系为基本设定的“人的尺度”与“去媒人界面”的论争中。这种思考表现在：一方面，通过对“人的尺度”的追溯与阐释，揭示了乡村社会存在的虚拟现实与经验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而回应了抖音短视频带给乡村社会的新挑战；另一方面，透过对“去媒人界面”的讨论与检视，继而达致一种乡村社会与来自后人类主义思想的一脉关联性的认识论转向、“新社会”反省及新问题思考。

【关键词】乡村社会；抖音短视频；人的尺度；去媒人界面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自圣•奥古斯丁撰写《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一书以来，人们始终在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即上帝在世人面前如何显圣的问题。彼得斯试图从传播学的角度阐释这一问题并指出：“奥古斯丁对上帝和人交流的描绘，预示着现代的传播，也预示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想象出一个不在场的实体，让一个时间、空间和程度上相距遥远的受众觉得，这个实体的存在是真实可信的。”（彼得斯，2003：65）倘若把该问题置于乡村短视频中加以检视，我们会发现，一定程度上该视角为理解乡村社会提供了一种解释：透过城乡边界的消解、时空边界的跨越，使乡村现实原本的“缺场”在新的媒介形态中可视化、具象化，进而达致一种新的乡村社会的呈现形式。西奥多•罗斯扎克强调这种“新奇玩艺儿”寄托了人们对幸福、希望和尽善尽美的想象，也象征着流行及进步（西奥多•罗斯扎克1994：39）。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在作为新的信息呈现形式或手段的短视频中，乡村社会是如何“凸显”出来的？

本文选择抖音短视频作为研究乡村社会的切入点，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作为短视频行业的翘楚，截至2019年1月，抖音在国内日活跃用户突破2.5亿，月活

[作者简介] 李红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冉学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跃用户突破5亿。[1]这种以“短、快、新”为特点且极具新媒介代表性的短视频精准契合了用户需求，无论是作为生活工具对乡村人群日常的影响，还是作为传播手段对乡村社会未来的作用，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另一方面，抖音短视频在当下的迅猛发展被视作一种乡村自主表达、社会身份认同、乡村亚文化传播的主要工具之一，毋庸置疑，由这种工具所引发的乡村传播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转向，也需要我们作进一步探究。

就现有研究而言，研究者认为短视频是新视觉生产力的“转基因”（彭兰，2019），是解决当下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困境的方式之一（匡文波，2018），短视频可以在人工智能技术引领的媒体智能化与视频化趋势中进一步凸显（唐绪军、黄楚新、王丹，2017）。结合乡村文化的生产与传播，短视频在其中扮演着新的角色（李红艳、吴洲钇、牛畅，2019），这些角色值得进一步探讨。上述研究指出：一是由于技术与其他诸多因素共同发挥了作用的缘故，短视频对于媒介形态的改变确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要么改造了旧的媒介形态，要么逆转成新的媒介形态；二是短视频的未来发展趋势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追究。本文中，笔者借助麦克卢汉父子的“媒介定律”（或称“四元律”），将其做如下解释：一方面，不管是“提升”还是“过时”，短视频仅是在新媒介语境下的一种表述，其最终目的还是要回归深切的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最终回归到人的尺度的最高准则；另一方面，“再现”或“逆转”在媒介环境学的境遇里体现必然的新科学性，可以将其理解为凸显整体性的去媒人界面较为妥当，进而对来自后人类主义的挑战做出一脉回应。基于上述理由，本文将分别以“人的尺度”和“去媒人界面”进行叙事，由此来呈现抖音短视频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以探究在技术层面上，乡村社会在新技术时代的新特点。

一、虚拟现实与经验现实之间的“媒介人”

亚里士多德关于把手描述为工具或武器的洞见，使人们认识到人与工具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洞见还澄清了其间往往为人们所混淆和忽略的问题，即手还可以被视为“多种工具组合”或者“工具之工具”的问题（苗力田，1997：131-132）。卡尔•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承继了这一重要观点，他强调“钱、商品、土地和机器”转换或延伸于人类“基本生产力”或“劳力”（莱文森，2017：21）。这种思想还可以追溯到恩斯特•卡普那里，他围绕技术哲学这一核心范畴提出了“器官投影论”，即把人体器官看成是一切人造机器或工具的投影原型，而器官投影的程度取决于机器或工具与人体本质性之间的勾连程度，卡普围绕技术哲学这一核心范畴提出了“器官投影论”，即把人体器官看成是一切人造机器或工具的投影原型，而器官投影的程度取决于机器或工具与人体本质性之间的勾连程度（转引自王楠、王前，2005）。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则认为，工具通过延伸人的生理或心理，消除了人自身能力方面的限制，如望远镜克服了距离、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显微镜克服了视力、照相机克服了瞬间、留声机克服了听觉（莱文森，2017：22）。尼尔•波兹曼指出人类文明演进历经工具使用、技术统治与技术垄断三个阶段，这些阶段都肇始于工具使用，以谋求解决人的近身问题（尼尔•波兹曼，2007：12）。亚里士多德、马克思、卡普、弗洛伊德和波兹曼透过最为简单的、直接的叙事方式，阐释了人与工具之间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在某些时候是通过某种扭曲方式才得以实现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工具所承载的人的特性，意味着它们并不能对存在于人与它们之间无数的因果性相互依存关系给出一个理论的解释，但是，它们却能使人与它们之间形成调适，而它们所采用的方式则是以中介的形式沉浸于对象中，开启新的经验和新的方法，并生产出人工的世界。实际上，这也正是本文强调对抖音短视频与乡村人群之间关系进行讨论的意义所在。

卡尔•雅斯贝斯与麦克卢汉也对这一关系分别作出了回应：雅斯贝斯指出媒介技术是科学的人类控制自然的过程，其目的是塑造人类自身的存在并使其免于匮乏，从而使环境具有诸事取决于自身的形式（雅斯贝斯，1989：113）。在雅斯贝斯看来，媒介技术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人类自身。从这个意义上说，雅斯贝斯的焦点从来都不在具体的媒介技术，而在于人的尺度。事实上，这也是人对媒介技术的回应，并勾勒出人的最大包容和最高统一目标。麦克卢汉则认为人类在机械时代完成了身体的空间延伸，在电力时代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了延伸，并正在逼近技术模拟意识的最后阶段（麦克卢汉，2011：4）。在麦克卢汉的构想中，他试图给媒介技术披上一件人的尺度的外衣，并将它与新兴社区、有机平衡、社会和谐勾连起来。这一构想试图将媒介技术奉为社会变革与社区治理的动力、重建人道主义社会的关键所在。尽管雅斯贝斯与麦克卢汉所处的背景各不相同，在某些问题上也立场各异，但对媒介与人之间关系的讨论都存在着一种共同理念，这种理念构画出了一个最为重要的命题，即它首先揭示了以一贯之遵循的人的尺度的命题。然而，这一根植于人的主张也揭示出局限性，即人在理解他自身运作的能力方面存在一种逻辑上的局限，因为人永远无法离开他自身而检视自身的运作，尤其是在抖音短视频与乡村社会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虚拟现实与经验现实之间的紧张，它一方面既竭力强调虚拟社交、网络认同、电子匿名的行为，另一方面这些行为又与现实社会号召提高向善的能力、通往自由的理性主体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进而表现出一种后现代性的“反人本主义”“反智主义”“犬儒主义”倾向。

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特别强调，上述虚拟现实与经验现实之间的关系绝非断然两分，更非简单紧张或对抗。本文讨论抖音短视频的最终目的也并不在于直接回答该问题，而在于试图揭示隐含于这些乡村社会问题背后的内在逻辑，继而为人们提供以下几方面的思考：

其一，人在认识抖音短视频的作用方面存在着极大的理性限度，这是因为人无法摆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脱操纵与影响他自身的技术。这种理性限度力图澄明：抖音短视频是如何与人在控制这些技术方面的理性保持一致的。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后真相时代的乡村社会“拇指运动”表明：冗余化的信息垃圾、碎片化的信息盲点、失忆化的信息黑洞、割裂化的信息茧房、伪装化的信息交流、商业化的信息植入极易导致乡村主体浅层记忆，进而丧失追求真善美的主体理性。一方面，从外部性来看，只有通过政治权力的介入、通过遏制短视频技术扩张主义的潜在异化、通过在技术控制范围之外创造新的民主讨论与参与的可能路径，这种乡村社会偏移才能够得以控制、修正和转变。另一方面，就乡村社会的群体自身来说，如果他们想从抖音短视频那里提取任何支撑生命本质的东西，就必须自己去看、去触摸、去感受、去把玩、去歌唱、去舞蹈、去交流。如果他们自己的灵魂是单一的，那么短视频只能够使他们更加单一。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是消极而无能为力的，那么短视频将使他们变得更加孱弱（芒福德，2009：305）。

其二，在抖音短视频从拍摄到观看，再到评论、点赞乃至分享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又趋于出现一种“缺席状态”，这种“缺席状态”被虚拟化身为大众想象的浪漫身份，大众游离于这种浪漫的设想之中，在这种想象中，获得了掌控带有未来主义色彩的乡村乌托邦社会的感知。这一过程最显见于当下流行的“乡村网红”现象，它仿佛确立起乡村社会正处在一个“人人是明星的时代”或“以人人是明星为轴心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表现为乡村人群的深度参与诉求。一言以蔽之，乡村群体的深度参与“似乎”是抖音短视频的核心景观之一，或者说，抖音短视频的重要任务之一“似乎”在于推动乡村群体的深度参与。然而，由于技术鸿沟、城乡区隔、文化差异的缘故（Lerner，1958：45-73），乡村群体的深度参与并不会在更大范围内迅速而均匀地扩散开来。

其三，抖音短视频的特点还在于它向人们提供了多个虚拟身份，进而获得替代唯一现实身份的诸多机会，这种数字化交往方式与虚拟化生存空间为大众“想象”中的乡村社会提供了一个“消费的场所”。这些身份通过“元叙事”的方式记录乡村生活，构建以乡村文化认同为中心的虚拟社交空间，隐喻着乡村社会独特的价值审美与生存状态。然而，詹姆斯•凯瑞不断地警示人们，技术延伸及其带来的文化重置只残留了人类学意义上的仪式和叙事，乡村文化已经不再完整（詹姆斯•凯瑞，2005：2）。事实上，大众透过短视频从乡村文化那里所获得的意义或快感并不会改变他们在业已固化的乡村社会中被深描的位置，作为一种与主流文化对照的亚文化，乡村文化最终无法逃脱“被收编的”命运，或被都市话语建构成娱乐对象，又或被商业话语解构（刘娜，2018）。就这种关于乡村文化最终归宿的论断而言，它从更深层次上体现出的是对都市文化的一种拼贴式、戏仿式、反讽式的仪式反抗，实质上这也是对更大范围“母体文化”内部的矛盾和紧张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解决（罗钢、刘象愚，2000：22-23）。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二、去媒人界面的“新社会”

当本文把论辩的焦点在更大的范围内适用于乡村短视频，透过对媒介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述与建构的时候，如下问题又摆在了我们面前：一是任何关于人的尺度的命题必须考虑到媒介技术进化的逆向性和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进而给出涉及本体论问题的的回应。二是这种回应反过来对人的尺度的命题提出了严肃的挑战，继而达致一种去媒人界面下人类物种本身的哲学反省与后人类主义发展的转向。需要追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一去媒人界面？它将会把人们引向何方？迈克尔·海姆把这一界面描述为一个“接触点”，即“神秘的、非物质的点，电子信号在此成了信息”。这意味着“人类正被线连起来。反过来说，技术合并了人类。”（迈克尔·海姆，2000：79）从某种程度上，海姆这种带有反边疆理论的思想可被视为重构社会秩序与凝聚社会力量的源泉，它指向即将临近的未来，这或许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具体而言，对于抖音短视频与乡村人群之间界面的消失，意味着一切活动于其中的人或场景被数字化为零重量的比特并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处处为中心，无处是边缘。在这种状态下，乡村群体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乃至生存方式被重构或颠覆，由比特组成的信息或符号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数字空间。抖音短视频既构建了乡村社会与部落世界，又使人变成极端部落邻居与“虚拟的乌合之众”。这种既广袤又邻近、既持续又失忆的二重性，或许才是乡村社会真正意义上去媒人界面的最终归宿。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社会与部落社会十分相似，二者都“缺失”地域感、“弱化”疆界，它们之间存在着许多惊奇的平行现象。这些相似性缘出于很多方面，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乃是抖音短视频所追求的时空偏向导致乡村社会脱离文化、历史、地理意义的地域性解体，并将其重新整合进功能性的去媒人界面的数字空间之中，进而取代地方空间（卡斯特尔，2001：465）。然而，迈克尔·海姆对这一界面做了最强有力的表达：“透过界面观看是不知不觉的，因为我们是透过一个电子画框来窥视的，在这个框框里我们的符号——文字、数据、模拟——均得到了精确的控制，各种事物都表现出惊人的清晰。这些符号如此让人精神恍惚，以至于我们忘乎所以，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当我们在自己的编造的世界中越陷越深时，我们便忘记了我们自己。”（迈克尔·海姆，2000：80）

进一步就去媒人界面而论，它表现为后人类主义质疑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理性及主体的建构问题，强调去人类中心化（de-anthropocentrizing），即置人与物于同等的本体状态，它研究的是一个关于人类和非人类对称的、去中心的冲撞与生成的过程（冉聃、蔡仲，2012），并认为人体可以借由技术的结合并衍生出各式各样的新物种。梅洛·庞蒂认为这种结合乃是一种“自我—他人—物”的体系的重构，也是一种经验得以在科学中构成的“现象场”的重构（贾撒诺夫等，2004：112）。这种重构本身就是一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个社会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共同演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主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性统一。布鲁诺•拉图尔称这个去媒人界面的世界为“集体”，亦即“人与非人”在一个整体中的属性交换。他认为在这个“集体”中，科学进步不再是分裂式、纯化式的，而是杂合式、转译式的（Latour，1999：193）。诚如保罗•莱文森所发现的，手机使人一边走路一边说话这一本能表现得最为明显（保罗•莱文森，2006：17）。莱文森希冀手机媒介通过对人进行补偿，进而把人送回大自然，使人恢复一边走路一边说话的互动天性。这种去媒人界面的叙事转向在乡村社会那里既产生了时间、空间、程度、变迁等新的思考内容，也产生了符号、结构、性质、权力等新的思考对象。

仅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庞蒂、拉图尔和莱文森的上述思想传统的一脉延续与解读，乡村短视频可被视作虚拟全景视界延伸人的视觉、立体空间音效延伸人的听觉、隔空动作触屏延伸人的触觉。但这只是乡村社会表征的一个方面，乡村社会表征的另一方面是：乡村娱乐延伸人的心智、乡村民俗延伸人的心理、游子乡愁延伸人的情绪、乡村特产延伸人的情感。究其缘由，乡村短视频使“触觉—听觉与视觉之间的感知界面正在我们周围出现。没有人能够逃避这一场环境闪电战，因为根本就无路可逃”（麦克卢汉，2011：398）。刘易斯•芒福德就这种论调进一步抛出了有机平衡问题与机器平衡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已变成现代文明的头等大事。具体而言，有机平衡的基础是生命、生存和繁殖，机器平衡扎根于秩序、控制、效率和权力（刘易斯•芒福德，2009：382）。那么，如何使这些问题得以调适？沿着芒福德的理路不难发现，立基于乡村短视频的社会智力、社会能量和社会善意便成为调适的有益路径。

透过对去媒人界面的讨论，还可以发现，一方面在最坏的时候，它产生的是一个由冗余信息累积而成的垃圾场驱赶人类，另一方面在最好的时候，它营造了一种良好的信息与思想交流的环境进而解放人类（胡泳，2008：3）。鉴于此，一种立基于抖音短视频与乡村社会之间关系的未来走向渐趋明朗，即抖音短视频不是在创造一种乡村社会的“新未来”，而是让乡村人群参与某种仪式。毫无疑问，这种未来绝对不是一个开放空间，也不是真正建立在人的理性需求之上的视听空间，而是建立在技术控制性之上的对抗空间，让我们继续思考下面的问题：

其一，抖音短视频被移植到人们所向往的田园乡村，试图通过对乡村景观进行选择性的呈现，而使自己与那种从一个非历史观出发认识并建构乡村社会的观念保持一致，进而对追求真正意义上的城乡一体化带来挑战。这一选择性呈现与豪威尔关于“使城市和乡村从独享走向共享”的设想，或者与凯瑞对于“地方联盟主义”的构想相去甚远（凯瑞，2005：91-96）。事实上，抖音短视频不论是竭力表现特定乡村社会的贫穷、怪诞、愚昧、庸俗，或是努力诉诸休闲、搞笑、时尚、猎奇，还是极力启蒙、建构、标签乡土记忆及田园牧歌式的身份，都是不可欲的，甚至还具有自我毁灭的性质，因为它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最有可能导致的后果就是将那种城乡共享或联盟的过程彻底摧毁。换言之，倘若要达致城乡之间的整合或统一，那么关键就在于不能把乡村社会置于一个单一的场域而与都市社会割裂，因为这只能加剧二者之间的区隔甚至对抗。一如波兹曼在回答莫尔关于“上帝创造了什么”的问题时所述，抖音短视频突然涌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住满陌生人的拥挤的社区，或者说，是一个破碎而断裂的世界（波兹曼，2004：94）。

其二，从某种意义上，抖音短视频扩增了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够避免狭隘、琐碎和异化的个性。乡村文化领域的审美意味正逐渐被抖音短视频的审丑个性及功利与消费的主张所替代，进而导致真正参与乡村文化领域的话语的消逝。进一步说，当乡村政治、文化、教育等公共领域皆以娱乐方式呈现，并异化为一种沉浸于快感而缺乏自觉的共同景观的时候，乡村文明必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另外，由于乡村群体缺少坚实的锚点以及权威感，除了求救与自我，还不得不转向都市或市场寻求对自身的想法、感觉和身份的确认。这就形成了他们追求社会认同的两大歧路：自恋与从众（胡泳，2008：147）。一方面，抖音短视频极力打造的技术专家模式为乡村社会“自恋”提供了新路径，诸如星空妆、控雨术、双屏合拍、原声片段模仿等道具，以及猫脸、兔耳朵等特效与花样搞怪场景。客观而论，这些路径仅是现有乡村娱乐与休闲工业的扩展，而非人文领域的复兴。另一方面，抖音短视频所呈现出来的“从众”效应，或许仅仅是乡村人群被边缘化后被迫提出的一种挑战都市话语的边界，他们试图以新的身份进入其所向往的城市公共空间。然而，这种“从众”是否代表着乡村社会的主流话语？它又能否为都市话语所接受？或者说，多大程度上被接受？接受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有待观察。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立基于抖音短视频的思考，建立在以人与媒介之间关系为基本设定的“人的尺度”与“去媒人界面”的论争中。这种思考表现在：一方面，通过对“人的尺度”的追溯与阐释，揭示了乡村社会存在的虚拟现实与经验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而回应了抖音短视频带给乡村社会的新挑战。另一方面，透过对“去媒人界面”的讨论与检视，继而达致一种乡村社会与来自后人类主义思想的认识论转向、“新社会”反省及新问题思考。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绝对不能简单地把抖音短视频解释成单一的交流工具，也同样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作最终立基于人的尺度的生活工具，还要求我们在研究去媒人界面的时候，对抖音短视频与乡村社会之间彼此勾连且更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追究：一是抖音短视频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乡村社会治理，在现有国情条件下，它给国家、社会与个体之间的治理权利、边界和交换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二是抖音短视频在何种程度上提升或减少了乡村社会向善的能力，倘若它提升了人们天性中与善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联系，那么具体哪一部分的善将会被它释放或者扩散；反之，如果它减少了，那么具体哪一部分的善将会被它压抑或者破坏呢？在当下技术创新如日中天的背后，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

注释：

[1] 光明网.抖音持续高增长 国内日活跃用户突破2.5亿[EB/OL]. http://it.gmw.cn/2019-01/16/content_32362244.htm, 20190116.

参考文献：

[1] [美]彼得斯著,何道宽译.交流的无奈[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2] [美]西奥多·罗斯扎克著,苗华健等译.信息崇拜：计算机神话与真正的思维艺术[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94.
[3] 彭兰.短视频：视频生产力的“转基因”与再培育[J].新闻界,2019(1),第34-43页.
[4] 匡文波.移动互联下的内容生产规律与传播规律[J].新闻与写作,2018(7),第19-23页.
[5] 唐绪军,黄楚新,王丹.中国新媒体发展趋势：智能化与视频化[J].新闻与写作,2017(7),第19-22页.
[6] 李红艳,吴洲钇,牛畅.乡村治理视角下乡村文化的生产与传播：基于北京市郊区农民宣讲团的案例分析[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9(1),第50-61页.
[7]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苗力田主编,崔延强译.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五卷)：论动物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8] [美]保罗·莱文森著,邬建中译.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论[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9] 王楠,王前.“器官投影说”的现代解说[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2),第1-4页,第17页
[10] [美]尼尔·波兹曼著,何道宽译.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1] [德]卡尔·雅斯贝斯著,魏楚雄等译.历史的起源和目标[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12]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13] [美]刘易斯·芒福德著,陈允明等译.技术与文明[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14] Lerner, L. D.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Free Press, 1958.
[15] [美]詹姆斯•凯瑞著,丁未译.作为文化的传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16] 刘娜.重塑与角力：网络短视频中的乡村文化研究[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第161-168页.
[17] 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8] [美]迈克尔·海姆著,金吾伦等译.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
[19] [西]曼纽尔·卡斯特尔著,夏铸九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0] 冉聃,蔡仲.赛博与后人类主义[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10),第72-76页.
[21] [美]希拉·贾撒诺夫等主编,盛晓明等译.科学技术论手册[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22] Latour, B. *Pandora's Hope: Essays on the Reality of Science Stud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23] [美]保罗·莱文森著,何道宽译.真实空间：飞天梦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4] [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5] 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It understands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n a metaphorical sense, hereby "culture" is reconstructed as "ordinary" way of life in the overall process of social history. The early texts of Richard Hoggart, Raymond Williams and young Stuart Hall fully demonstrate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Marxism in the field of media study.
[Keywords] cultural studies; media study; Cultural Marxism; "economic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80 Informationized society production and digital labor alienation: A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 ***WANG Jin-gang***

[Abstract] In "1844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Manuscript", Marx used the alienated labor theory to reveal the hidden capital exploitation logic of capitalist slave labor and commodity ruling, aiming to make scientific and critical explanation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human freedom, discarding alienation and labor data unification. The value of Manuscript and the alienated labor theory is not only a part of theory history, it can still be used a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incision and methodology for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digital labor" in the current informational social production. In order to make scientific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production in digital age and alienation in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alienation theory, this paper takes Marx's alienated labor theory as the "contact point" and conducts a media crit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current capital enslavement of "digital labor field", which also explains that Marx's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and media critique can find the possibility of "bridging" in the new historical intersection.
[Keywords] Marx;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information society; digital labor

94 Another "Display" of Rural Society——Reflections on Tik Tok Short Video

· ***LI Hong-yan, RAN Xue-ping***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k Tok Short Video, another "Display" on rural society is based on the dispute between the "human scale" and the "de-matchmaker interface"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the media. On the one hand, it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reveals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virtual reality and empirical reality in rural society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human scale", and responds to the new challenges brought by Short Video on the rural society.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the "de-matchmaker interface", the epistemology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ural society and post-humanist thought is discussed, and the "new rural society" in the future is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rural society; Tik Tok Short Video; human Scale; de-matchmaker Interface

102 News Visibility, User Activeness and Echo Chamber Effect on News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A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action of Algorithm and Users

---

· ***YANG Guang, SHE Jia-ling***

[Abstract] Algorithms are the determinant of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The news recommendation platforms use algorithms to connect people and information to provide personalized news servic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action of algorithm and users, and the adoption of surve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ews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is user-centered as a whole; as to news visibility, the users evaluated interests and novelty as the most visible news value, and personalized news is prominent as well. Generally, users are passive in the usage of recommendation platforms, and the overall autonomy is not high. Users have a certain understanding of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technology and present some algorithms literacy;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s do not definitely result in echo chamber effects, but also bring users into the wider world. Final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sers and algorithms. They are not isolated from each other, but are always in a state of mutual response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news algorithm; news value; active use; algorithmic cognition; echo chamber effect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